山木居士外集

往仕驥學古文於梅岻先生有所作輒呈先生評定錄而存之積十餘年所存僅將百篇既而先生主講三山歲一歸里仕驥則於歲終彙其所作呈先生如此七八年計所呈於先生者亦百有餘篇而先生究未暇評定也顧仕驥邇年所作多鄉里應酬之文過愛者或遂傳而布之不能已也而先生忽於庚子之夏下世欲質其是非而無由矣今年因校訂先生遺集梓人乘其隙詢仕驥文因撿其已傳布者八十九

篇彙而梓之題曰外集以其未經先生評定未敢自信也抑仕驥於先生之學尙有志焉而未知其終能就否也書之於此以志愧云爾時

乾隆四十有七年歲在元黓攝提格季秋山木居士

魯仕驥自識

山木居士外集目次

宗祠主祭議

古者宗廟之祭宗子主之宗子者諸侯之別子與夫卿大夫之特起者生而貴以爵沒則立之廟而世其官世其祿俾其子孫世世適長祀之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尊也同姓爲宗合族爲屬宗子者所以統理一族之人俾有所繫屬也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宗子而有罪則其祭廢矣臧武仲之以防求爲後也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故卿

確據

大夫以能守宗廟爲孝不能世其官則不能守宗廟矣是故廟而曰宗明其繫於宗也甚矣古人之重宗子也後世宗法不立廟制

亦以時異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以媿之宋興既百年大臣乃請朝廷頒定廟制而訖無一定司馬溫公稽洛與二程子斟酌禮制參之時宜定爲書儀凡士大夫於居第之東建祠堂祀高曾祖禰四代朱文公因之著其說於家禮明代令有祿人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其制蓋取諸此

聖朝隆興推不匱之孝思制爲品官家祭之禮一品至三品廟五間階五級東西廡各三間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門如三品以上制八九品廟一間階一級庭無東西廡門一皆於堂後稍北設四室以

祀高曾祖禰其牲一品至三品羊豕其四品至七品特豕八九品豚肩不得殺祭器凡案一品至三品俎二籩豆各六鉶敦各二四品至七品俎一籩豆各四鉶敦各二八九品籩豆各二鉶敦各二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祭器不具其得立廟也視其官品之尊卑以爲廟制之隆殺則主是祭者即得立此廟之人也而凡城邑村落之聚族而居者

令典亦許得立其始遷祖廟以惇宗睦族蓋

聖天子孝治天下俾士庶皆得伸其一本之愛誠曠古未有之

鴻恩也謹按民間始遷祖廟類皆謂之宗祠蓋一族之人皆得與

也其主是祭者鄉之俗類皆以族長為之族長或祗庶也其族而盡祗庶也者薦以時羞自宜遵守祗庶之禮族長主其祭可也其族而有士大夫士大夫之家居者於始祖之祭禮不可以不與已與其閒而仍用祗庶之禮以薦是自私其祿而不有其祖也將以已之祿祀其祖而使祗庶之族長踰分主之是褻朝廷之祿而僞於事其祖也安溪李文貞公始祖祠祭權以時宜以爵祿於朝者主其祭而以宗子居左直年者居右祝亦連名以稱於宗祖之前以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然愚見凡族傳之既久大宗多無後者矣即令有之假而亦在祗庶之列豈得行士大

夫之禮哉而所謂直年者又未知其何如人也且祭稱主人義有專屬連名以稱甚無謂也愚則直曰士大夫家居而不與始祖之祭則已如其與始祖之祭則必以己之禰祀其祖以己之禰祀其祖則必以己主其祭俾始祖雖遠猶得沐

（筆力斬斬）

皇仁於奕世而下及其祭畢而餕頒胙隆諸族長尊卑長幼各以其序獻酬交錯俾族長雖㝠庶猶得與合族之人均沐

皇仁於廟中是其祭也以尊

君也即所以尊祖也而即所以睦族也且使族之人皆知尊

君親

上也庶幾協諸義而協矣或曰一族而士大夫不一其人誰適爲主曰以爵祿之最尊者主之其爵祿而齊等則以行輩之尊者主之或曰士大夫而失職家居亦主祭與曰失職而列於氓庶也則亦氓庶矣如其罷官而職猶存則固視其職以行事也或又曰士大夫雖未失職而有失德亦可主祭與曰小失德朝廷弗之罪宗祖弗之棄焉得而不主假而大失德雖幸逃乎憲典宗祖當不以爲子孫族之人將弗與之齒而又焉敢覥然入廟門而行事也哉

林平園先生曰有爵祿者得自立廟以祭其四親則不拘宗子

支子庶子總以得立廟者爲主人因主其祭此無可議者也士庶之家　令典許立始祖廟此通其情於士庶俾知敦宗睦族一族之始祖溯其身之所自出而今特自創一基即所謂別子爲祖既立其廟爰繼其宗即所謂繼別爲宗其祭自當以宗子主之不必論其爵祿之有無矣然無爵祿不得僭有爵祿之禮而其族子孫有爵祿者家居又不可不與於祭以已之祿爵祀其始祖而以無祿爵者主之於祭之義無所取以有祿爵之支子庶孫而主始祖之祭於宗之義又有所格則李文貞之仍列宗子之位於右以存宗子之分以明始祖之祭之所自起似可

並行不悖若直祭之人亥貞從其彼俗特列其位原不必槩例於他族此議折衷禮文通以己意發前儒所未發皆確不可易實可見諸施行敢畧附管見而書其後

廣仁莊崇祀議

乾隆四十一年余里創建廣仁莊既告成衆咸曰是莊也蓋一方之民食攸關宜有神以主之則倉神宜祀余曰固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必依於典在禮法施於民則祀之是倉之法蓋本於鄉先賢鄧潛谷先生則舉祀宜以潛谷先生爲正雖然潛谷先生之法乘之二百餘年而吾鄉今日得舉而行之實賴陳凝齋先生數十年畜積之力夫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以凝齋先生之學術醇正人品端方即此倉不賴其力猶宜配食先賢而況非先生則此倉末由而舉則今日配食潛谷先生者非凝齋先生而誰衆皆曰

然余因著其議曰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謂其學術醇正人品端方足以型方而訓俗也祀之所以使後生子弟有所法式云爾今凝齋先生之祀衆固知其功在鄉里矣而其足以型方而訓俗者或反爲所掩也則祀典猶偏靡所折中矣繼自今其有學術醇正人品端方果足型方而訓俗宗族鄉黨咸無遺議而其力或未足以及人身沒之後盍稽論定鄉之人猶宜舉而配食兩先生焉其或居鄉里之中以任卹爲念日積月累樂善不倦知此倉之有濟於人時增益之積算至千金以上身沒之後亦得從祀其間以勸好善之風是亦兩先生所心許者也若夫司倉有神司土有神

固常祀矣又何疑焉衆又皆曰然今而後舉祀可折中於此矣

所見者大故所議者正文筆高老有蘇李二文公遺風　受業雲議

中田保甲圖說

中田新城之西鄉下十九都也其山曰棲靈峯獨聳西方高數百仞周迴十餘里蜿蜒盤欝而下中開平壤縱二里許至河涯衡倍之河之東衡稱是縱減三之一爲水自福建諸隘而來至樟村宏村漸大可通舟楫逶迤而流遶中田出雙港口是爲邑之西川至雙港口與中川會又二十里抵落硝石與東川會而入盱河東有山曰古雲峯與棲靈峯相向其高廣僅十之一山下皆平田居民錯處兩岸閒雜村落不一然縱横五六里中衡宇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迤邐羅絡可約而稽也惟黃塘一區在古雲峯後衆山之中

而下瀆一村。明以前本十五都境。不知何時附入於此。殆亦犬牙相錯之意乎。中田之戶一千四百有奇。其爲士者二十之一。爲商賈者亦二十之一。爲農者十之三。農而兼工者十之二。其專爲工而游藝於閩越吳楚者亦十之一。焉其餘則皆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也。於中鰥寡孤獨廢疾之民又處其半。惰遊慓悍者亦所將有而爲士者多以訓讀爲事。爲商賈者多假貸以爲生。爲農者皆佃主租。終歲勤動。所得不足所食。幸而年穀豐登。四民强自支厲。猶不失其所。一遇凶荒。弱者坐以待斃。而惰遊慓悍之民相顧而起爭奪之患不免矣。所恃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以收䘏之所

以里有窗廢之稱民鮮流亡之歎也然綜而計之此一千四百餘戶中其衣食粗足自給者猶不能百戶雖有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所濟幾何（洞悉人情發揮曉暢一往清雄淡泊味而彌甘）而俗尚浮華衣服宮室務求美麗歲時燕會婚嫁慶祝之舉貧富徵逐爭爲繁侈以飾觀聽往往中人之產長育兒女既有室家不數年遂無立錐之地矣其欲節嗇爲子孫計者不悟其故斤斤自營雖兄弟骨肉之饑寒弗恤焉至於徵逐之舉猶然如故也（亦可爲長太息）寧靡其財力於浮華之費而不知稍分其餘爲孝友睦姻任卹之行所以宗族鄉黨悄然相視稍有瑕隙羣起乘之富者易貧職此故也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實力行保甲法

以仕驥爲此都之人也委使同戚族編查焉仕驥於是奉宣德意家到而戶說之細察其狀心爲惻然旣蔵事繪圖以進復爲之說如此其爲戶實一千四百有奇而編甲一百六十有五以帀屢多重出且有外來寄壓者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挽浮華之俗而歸敦樸之途革澆薄之習以成仁厚之風是在賢司牧加之意哉

羅臺山曰切實有用之文鬱茂雄深眞子固先生嗣音也

中田保甲圖說二

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編查保甲恐胥吏之擾民也以其事委之各鄉村紳衿耆老而仕驥爲中田之人遂承命董其事編旣竣凡得甲一百六十有五爲户一千四百有奇越三年復申前命仕驥更爲編查得甲一百五十有八爲户一千三百有奇夫吾鄉之民安土而重遷且此數年中風雨無愆五穀時熟非有饑饉流亡之患也而户口加少若此余嘗聞之長老數十年前此地烟户稠密二千有餘以今較之則是所存猶未及三之二也嗚呼奚以至是哉深察其故蓋吾鄉土瘠而狹雖有能耕能種之人而

少可耕可種之地民之生其閒者大都以傭力爲生耳數十年前鄉里風氣樸實衣服飲食尋安儉素士農工賈各勤其業是以戶多富厚之家而傭力於其中者以生以息亦自充然有餘自奢淫侈靡之習日甚而向之所謂富者十室九貧矣（可痛）於是人雖有可傭之力而少傭之之家又其甚者向之出其食以傭人者今欲求傭於人而不可得（非目擊者不知此狀）蓋富厚之子席祖父庇蔭安坐而食筋骨柔脆不任勞苦一旦貧窘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故就此三年中以前冊稽之多有男丁成戶者丁亡而戶絕矣即或既有室家而貧無立錐之地身亡而其妻再醮則戶亦絕矣蓋自富者貧而貧者益貧也

此戶口加少之故也

國家生息理極民物殷阜

聖天子憂閔元元惟恐四海之內一物不得其所而吾鄉僻處一隅其狀獨若此雖戶口息耗亦地氣乘除之數而旣有牧民之責在賢者得不惻然傷心而思爲之所哉夫食時用禮本有常經物力之產於天地人之所恃以養也懲奢淫侈靡之弊而返以儉朴則貧者可富而生者日繁及今圖之猶易爲力矣語曰風流而令行是在乎有以風之而可哉

林平園先生曰指陳利弊詳明剴切何異元道州二三策也

代某知縣擬觀風策問

問知縣爲親民之官民亦親之如父母夫父母之於子養之教之無不盡其心也然則爲知縣者其所以養斯民教斯民者亦宜無不盡其心也古者教養斯民之道周禮地官詳矣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田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此養之綱也而其細目則遂人頒田里治溝洫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救其時事遂大夫教稼穡稽事功簡稼器修稼

政里宰治稼穡趨耕耨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其所以教民自養者政令固已周矣而遂人興耡利甿之中即寓使民相養之意於是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司稼又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其所以使民相養者又無弗至也而遺人又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恤艱阨門關之委積養老孤郊里之委積待賓客野鄙之委積待羇旅縣都之委積待凶荒鄉師更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夫民既有以自養又有以相養而上之所以加惠以養之者且勤勤如此然則雖有凶荒宜無

足以病民而動上心者矣而廩人掌九穀之數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卽曰散利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古聖人知養民之難而必多爲之備委曲詳盡如此其教民也大司徒因五方之性而施十有二教矣且以五禮教中六樂教和矣而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屬民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讀法亦如之黨正則四時之孟月吉

曰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凡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凡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比長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盡其職於民愈親者其教民也愈勤而司諫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則夫鄉遂胥徒之屬亦無不教者矣古聖人之所以發民而教之者如此其至也今者士皆出于學民皆能自養而常平社義倉之設

遍於天下緩急有備豐凶無憂矣然知縣既爲民父母有教養之責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閒者異俗古聖遺經具在其亦有可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法制所未備者與吾日夜思之求所以不愧爲民父母者懼未能也諸生誦法聖賢留心世務況鄉里之閒地邇事近必有灼見其利弊之所在而夙籌於胸中者願抒其所見俾得采而擇之以盡吾心焉

讀周禮必如此而後見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而儒者通經如果足用矣

代諸生擬對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爲人君者。承天之意。而以牧民之責。寄之千數百州縣之宰。故州縣者。天下之治所從出也。天下之治。使民各得其所而已。欲民各得其所。在乎養之教之而已。執事深見乎此。而以教養之責自任。因舉周官之所以養民教民者。欲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法制所未備。誠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也。生請因下問所及。而抒其愚見焉。夫古今異宜。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閒者異俗。周官之法。欲一一舉而行之於今。誠知其難也。然其惻怛

斯民之心懇懇焉惟恐一民之不得其所而必多爲之備其意固凡牧民者所宜師者也今者四海之內生息理極凡有地力靡所不墾而聲敎所訖雖在窮鄉僻壤莫不父誡其子兄勉其弟俾安本業而爲善良至於歲時豐歉不齊則有常平倉設之於官貴則糶而賤則糴之社義倉設之於民春則借而秋則歛之而養濟院育嬰堂之設又所以廩窮民而恤孤幼者也然則教養斯民之法今已大備在賢司牧實心而奉行之耳抑生竊計之城市之民便于糴則常平倉爲宜鄉村之農便於借則社義倉爲宜凡城市附郭之民

少者不下萬戶常平倉積穀大槩不過二三萬石以戶各五丁口爲率萬戶之縣當有五萬丁口以貧富相半計之五萬丁口當有二萬餘日糴而食每日當糴米二百石以二穀一米計之二三萬石穀雖盡糶僅足供二月餘附郭民食而況例僅糶三而留七即大荒必留三而糶僅可七設不幸水旱之災迥異尋常雖富民亦缺半年之食貧戶更何所得食焉至社義倉之在鄉村者管理倘不得其人則侵蝕耗蠹種種滋弊而窮民之寔受其惠者鮮矣然則今日賢司牧而欲善教養之事莫如實心行保甲之法寓養於教其在城市之中則於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十六條懇懇惻惻集斯民而教之俾之共知孝友睦婣任卹之理勤儉畜積之方每十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一保百家即勸其公建倉廒一所於豐年積穀四五百石以備凶荒萬家之縣約有百保可積穀四五萬石則雖大凶荒可以濟常平倉之所不足而民無憂乏食矣其建倉積穀也每以百家為率蓋人少則事易集穀少則管理易周其管理也即推保中公正能任事之人而不必官為之稽查則胥役無能為擾而其法可久於中又勸富民之有力者本范文正公遺意各置義田以贍族人又推贍族人之意勸富民之有力者公置義田別設一局以贍鰥寡惸獨窮困

之不廪給於養濟院者其羇旅之窮困者亦於是取資焉其管理也亦富民之自爲管而不必官爲之經理如此則附郭居民無不得其所者矣其在鄉村之間保甲之法一如城市建倉積穀之數亦以百家爲率但城市之積則春糶而秋買補鄉村之積則春借而秋斂耳其大鄉村有世家巨族尤宜勸其廣置義田既以贍族亦宜推及鄰里敦任䘏之誼則公置義田尤不可緩也何也承平日久富者多聚於城市而鄉村之民每多貧乏且鄉村既大世家鉅族既多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一方之物力僅足供一方之用豐於此者必歉於彼而富者宮室飲食衣服又競爲奢侈以糜之則

物力愈竆而貧者益不可支矣故鄉村之義田尤不可緩也惟小鄉村民皆世習農業其力不能置義田則無如何耳如此行之亦庶幾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相保相受相葬相賙相賓之遺意乎賢司牧時巡而勸導之不已舉鄉師鄉大夫遺人旅師司稼之職也與然凡民之情狃于目前而不知慮遠且富民之性習于鄙悋而憚於施舍當豐年無事之時而俾之謀畜積置義田鮮不以為迂者卽實行保甲鮮不以為多事擾民者不知事豫則立是在賢司牧懇懇惻惻至誠以誨諭之其在城市之內朔望有事既巳丁寧誥誡矣卽鄉村之中宜不時巡行召其父老子弟懇惻誨諭倍於

城市其大鄉村世家鉅族有學行足矜式閭里者宜訪其人而禮之託以化導斯民夫而後事可舉而政教易行也昔程伯子令晉城使民自相保伍此保甲之善政也時或出行郊野身入村塾爲童蒙正句讀古大儒之爲民父母如此

執事思盡心于教養誠古大儒之用心也生敢不盡愚

牧民者必有愛民之實心發爲養民之實政方足感孚於民其循行故事者固無足論已即有所興作欲以利民而有一毫好名邀功之心民弗感也即不邀功好名矣而有一毫自是己見之心法不本於經術民猶弗感也必也學本經術曲體人情懇

懇惻惻以實心發爲實政夫而後民實受其惠有孚惠我德矣

跋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

右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按公諱日崇福建晉江人萬歷四年舉人二十九年以刑部主事出知新城縣甫下車即倣王文成公所立十家牌遺規斟酌潤色定爲保甲法請於道府道府善之頒其法於鄉邑使通行遵守爲公在任四年本此法以治民周詳精密蓋由公之得以勸來者純是風雅之旨久而益善比遷官以去邑民爲立生祠於吳家橋泐石紀其惠政余偶得其保甲册披而覽之都各有圖圖各有論雖歷年既久川涂變易圖多不確又村保之名亦有昔是而今非者然讀其論則唱歎見生祠德政稱之所自來其味淡長所謂因土俗而施政教者肫然惻然甚可念也因紬而錄之共爲

刪備觀覽焉。

羅臺山曰得古人著錄大意簡質中極俯仰揖讓之神

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

范文正公去今七百餘年歷宋元明入
本朝中間更變亦多故矣而其所置義田雖游經刼灰之餘廢失屢復其後人猶能追尋其舊而維持之且增而擴之先賢遺澤之長子孫富貴之悠久守家傳於弗替自古及今未有如公之盛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與詎不信與陳生恭允慕公高義求余書此文遂鋟諸石以公同志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嗚呼若文正公之所爲聞其風者能無慨然而興起乎

涂訒菴先生曰孟子於古聖獨願學孔子而至論百世之師則推伯夷柳下惠以夷惠之行稍偏其感人易入也余謂居今日而以程朱繩人意非不美然人苦其難矣不若舉古人一二奇節偉行以動人爲易也絜非每樂舉范文正公之所爲以教學者寘善於教人者文亦一唱三歎韻味悠長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余錄范文正公與其兄弟子姪之書凡若干首既裝潢成帙從而朝夕玩之嗟夫公之拳拳於尊祖敬宗收族者其心抑何摯也由是心而推之其所以存恤累世外家及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者又何厚也而至論守官之要則又戒其清心莫營私利莫縱鄉親至部下興販其親親之仁如彼其守己之義又如此而天災時疫生民疾苦四方利病亦時時見諸紙墨雖家書也而天下之故繫焉黃文節公有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文正公飲食居處之閒先行之而後見於言者也余子亦云如

公之言必若公者乃足以充其名實嗚呼此豈可僞爲者耶

涂訒菴先生曰范文正公嚴以律已恕以待人粹然仁義之人也文卽小以見其大簡而該廣遠而切實讀此而文正公之性情行誼俱見矣

書楊忞齋先生遺墨後

吾江右數十年來自高安朱文端公後人莫不推清江楊勤慤公以爲清毅嚴重凛然可畏而汲汲愛惜人才如恐不及又淵乎古大臣之用心也仕驥甫冠卽心儀其人思得一望見顏色溯其言論風旨以自廣顧浮沈諸生久無由一致其身於公之前公旣薨乃得與公之孫楙珩同舉鄉會試於時計偕紆道出河南省族父厚斋於沈邱縣署族父故以世好受知於公者也族父謂仕驥曰勤慤公雅知子亟向余稱之惜子不及見耳仕驥聞之潸然出涕念以甫冠欲見之人幸其微名已達於左右且辱其稱許矣而終

不得一見此其知己之感何如豈僅如老泉之致慨於不見范公尹公二人也耶既歸里三年楙玿以公之手澤見示且示念齋先生遺墨俾書其後先生蓋公之長子楙玿之父也乾隆辛酉舉於鄉以代公侍養終身不赴公車其純孝尤有非人所能及者始閒以詩書文墨自娛每臨寫古帖片紙出人爭寶之顧不幸先公卒今諸子輯其手蹟摹而刻之於石昔黃山谷跋冲大諫墨跡曰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耶仕驥於先生之書亦云抑仕驥於此又有以見公世德之長蓋其教於家者皆古賢聖之遺範也嗚呼豈非然哉

因念齋先生遺墨而追憶勤愨公因勤愨公而念齋先生之賢益見卒乃歸本於勤愨公之教閒閒敍述而大賢之家風著焉此種意度蓋風人之遺而子固先生得之以闡揚盛美獨擅其勝者也受業雲識

題興賢會冊

筠亭先生少爲諸生甚貧及其官成而歸以廉俸之所積節嗇治生事用以濟人既已篤於兄弟施及宗族矣又念鄉里貧士之苦於平自食其力猶能勉自支厲至於三年大比行李之征求無與資其乏困其退然而阻者多矣乃捐租數百畝倡首舉興賢會一時從而和者百餘人遂積至三千餘畝每屆賓興之期用其所入助諸生資斧余偶得其會冊覽其義例慨然興嘆甚矣先生之曲體人情也余嘗觀後世之士富貴而能曲體人情者其先每多歷（深於閱歷之言）貧賤之苦以范文正公之賢當其入參大政天下之事何一不關

其念慮乃汲汲於義田義莊之舉彼豈不知大體者而苟以私其一家一鄉哉蓋以身之所歷深知貧困之足以累人故藉入稍充即汲汲不遑有如此也且孟子不云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如范文正公之所為由一家而推之一鄉由一鄉而推之天下豈不藹然太平盛事哉然則此正風教所繫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君子之盡其中庸之道也雖然貧賤而慕義若人人可以自勉一旦得志遂若忽之而僅知私其一身者多矣古今以來如范文正公者有幾人哉今觀先生所為其可謂聞其風而興起者矣其亦足尚也哉先生名瑀作字鄴侯號筠亭姓徐氏福建建寧人

又推出論旨一段相引義愈闊大

雍正丁未進士仕至滄州知州以母老歸養遂不更出年今方七十有九云乾隆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寅黎水曾仕鵬敬題

流連往復有情生文文生情之妙

書鉛山蔣太史官戒詩後

鉛山蔣心餘太史少以詩名余嘗愛頌其句曰平疇無公田望雨皆及私詎知農夫意國家恒賴之以爲國討民生朓然在抱非凡詩人所能解也及得讀其官戒詩則於生民之休戚吏治之隆汙洞若觀火其爲言也質而懇懇惻而有條理嗚呼此大雅之遺尹吉甫之作頌所以其詩孔碩穆如清風也爲吏者讀是詩能無惕然其有省憮然其難以爲懷乎奉此以爲吏吏治其日隆乎生民其有幸乎持以贈人其德寧有既乎余是以書之俾凡爲吏者有所觀法焉

林平園先生曰真摯耐人尋味

紀邑侯李任庭先生任署南昌同知事

邑侯李任庭先生之奉委署南昌同知也將行有鄉民熊某者貿貿然負一匾額書曰玉潔冰清直入縣堂從而觀之者閧然讙呼侯聞之亟召而問焉鄉民對曰民某鄉之農民也往年傭力於城內當室主人誣以竊盜送官究治蒙青天昭雪今聞當去故奉此匾額來懸於堂以志不忘清官之意也侯曰此小事耳惡足言清且邑之紳衿士民欲爲吾懸匾額者衆矣吾皆已辭之汝勿復然鄉民泣對曰（對惡足言清）民日夜思報清官之德今是以來也當主人誣民竊（對小事）盜之日非遇清官必且與主人交懼而嚴刑逼服民將終身不得

爲良民矣民自蒙邸雪後即歸家力農日積錢文今已數年乃得製此匾額求善書者書焉將欲傳之久遠俾清官之德長垂於此堂也侯不得已聽焉賞之錢不受賞之布拜而受焉即以此布製新衣明日侯啓行鄉民衣新衣跪於縣門俟行而送直至河干候舟發乃起而是日邑之紳衿士庶送侯者塞途所過市肆皆燒蠟焚香跪於門大聲曰送清官莫不欷歔垂涕祝侯早返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其然乎侯名本梁任庭其號山東惠民人蓋相國文襄公之從孫也以乾隆元年舉人選知江西新城縣三十五年來涖任今年蓋乾隆四十二年

林平園先生曰吏之所以稱循與民不擾亦不誣其民民安則吏循矣李侯於熊民受誣時處以平恕得雪其冤民感已刺骨如此推之他事李侯之本恕持平可知矣書此見三代遺直在民亦以勸繼李侯而爲循吏者中段敘述民語服新衣送二節卓然史筆

備荒管見

蔡畦先生將涖安溪任講求備荒之事命任驥錄其可行者作此上之

世俗皆知急於救荒而不知所以備荒夫至于荒而始救之晚矣有備斯無患也備荒之計在於平時至于旱潦為患收穫鮮少乃始多方設法以補苴之可謂救荒未可謂備荒也不揣迂愚敬抒管見如左

一備荒莫先於重農事重農事之目一曰愛農民春耕夏耘秋穫冬藏農民終歲勤動無一日之暇也

功令農忙停訟固所以恤農矣然富室呈稟佃戶每在農忙之時國課攸關豈能不一爲之清理但速以結之俾其不至曠廢時日至于他時農家涉訟並速爲完結亦庶幾寓我愛農之心焉耳

一曰籌水利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大者爲溪小者爲澗旱則可資以灌溉而潦足爲田害畜之洩之陂塘溝甽其不可忽者也凡行部所至問民疾苦必詳詢其地方山溪若何有無陂塘溝甽已壞者修之廢者復之如或地勢低窪常虞泛溢爲患則築隄捍禦嘗與地方有識者諮諏而慎行之

一曰培山林山多田少之地其田多磽况夫山無林木濯濯成童山則山中之泉脈不旺而雨潦

時降泥沙石磽與之俱下則田益磽矣必也使民樵採以時而廣畜巨木鬱爲茂林則上承雨露下滋泉脈雨潦時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　一曰養地力人皆知盡地力而不知養地力夫斯民智慮日出今之地力無有不盡者矣地力益盡而五穀益少其結實者鮮也古者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歲可種穀最上者也其次則休一歲乃種謂之一易其次休二歲乃種謂之再易漢趙過作代田法猶祖此意總欲使地力寬然有餘耳今縱不能如古之更易代種然朱虛侯所謂深根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亦所以稍養其地力也蓋立苗疏則地力

厚而一種入土結實百倍且精氣充足其爲穀尤養人也至辨其糞種亦有劑量凡畏旱之田糞宜淡宜少而多畜水以濟之則蟲不爲災畏潦之田糞宜燥宜厚而深濬溝甽以洩之則水不能淹總之宜以地氣爲主地氣七分糞三分調劑以生穀則其穀結實大而多矣　一曰多穀種古者穀種入土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今關中多種地瓜過于五穀幾若食味之正然此外如粟麥黍稷南方不恒種者山藪水涯稍有隙土即教民求其種而種之雖地氣不齊未必廣有收穫然多爲之備亦或薄有所得也若煙草廢田荒穀所當厲爲之禁　一曰禁私宰農人以牛爲產業私宰盛則

不獨盜牛者多而牛疫滋起尤必厲禁之凡此皆所以種農事也

其次則當安富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平日有事相見宜接待以禮而懇懇惻惻勸其崇節儉廣畜積省浮華侈靡之費敦睦婣任恤之行不獨所以周貧正所以安其富也至如廣作室廬斬木不時伐石過度皆足以斲喪地氣敗壞田疇使五穀不實亦宜勸之樸素是尚安靜是守毋擅興土木

又次卽當安頓游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旣無恒產惟酗酒賭博爲事趨而日下遂至流爲盜賊爲乞丐三五成羣百十爲黨雖在豐年此輩大爲地方之害不幸而遇飢饉搶奪劫掠將無所不

至矣是宜設法以安頓之或有山藪水涯棄地募之使耕或勸富室多設閑役如夜巡之類藉以養之俾之散其黨與漸歸于正其中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又多方以廩給之此皆備荒之要務也其尤要者必先清心寡欲時時以畏天恤民爲心敦教化清訟獄慎刑罰深念一民或冤一物不得其所皆足上干天和而致水旱之災兢兢業業夙興夜寐靡敢或懈如此則備荒之政舉矣

其或不幸天災流行或潦或旱有傷稼之漸亟宜省過愆決留獄祭鬼神遍祈禱爲民請命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果能至誠哀懇下孚民心或足上感天和旱潦不爲災未可知也而又日廢田

畝。周視情形。計其收穫分數若何。默籌境內戶口城市有幾某鄉某里有幾。合計之。凡所收穫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分計之。在城在鄉某鄉某里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其平時所積穀亦合計之分計之。足補缺否。倘不足否。即懇懇惻惻勸城鄉富民及早往有穀處多方收買入境。必使有餘。斷毋令其不足。倘或如此。有穀之家仍藉以居奇。又必懇懇惻惻勸富民陸續發糶。不必抑價。但或價日高。而猶不止。窮民無所得食。則又懇懇惻惻勸富民計口給糶。稍平其價。以甦窮民。至于春耕之際。農民有事田畝。則勸富民將所積之穀。計口給借。免其奔走赴糴之勤。俾得專力於耕

作秋收後加息還倉但所以勸富民者懇惻之意勿使窮民知之倘若其自爲任邮也者庶幾貧富可安倘價高之時或有奸民抑價强糴必懲其一二尤甚者以警其餘夫平時旣有以備之臨事又曲折周詳以救之如此則荒歉不爲害乎

若夫常平額設之穀遇飢荒例應詳請平糶但平糶而假手胥吏徒飽奸民谿壑不可也假手官親家人與胥吏因緣爲奸尤不可也常平平糶之米但可及于城市而不能遍及鄉村即欲使城市之窮民胥沾實惠必託地方之紳衿有學識者代司其事或城內東西南北四門分四厰或城外東西南北四廂更分四厰厰以冬

分爲妙蓋窮民糴米聚多則有守候之苦而奸民藉以滋事甚可畏也或設一廠于儒學俾膠庠貧士得糴焉不至與齊民混亦重斯文厲廉恥之意也昔高安朱文端公山西辦賑蓋如此至若寡婦孤兒或令一日兼數日之糴或責令親房鄰曲代爲之糴而身親査之此又於恤民中曲行其矜全名節撫綏孤弱之意亦朱文端公之遺法也但地方有學識之紳衿未必多得得一二人焉而令其推擇公正能任事之人授以計畫俾之分理而身日巡行其間非徒稽察亦所以鎮壓浮囂多事之徒俾不敢阻撓也總之平時宜豫備荒之策至不得已而救荒夙興夜寐必有吉凶與民同

患之意施誠惻怛以行之庶稍免愆尤耳

荒年救矣新穀登場矣而事後之慮尤宜周即令歲獲大稔然舊積既已空虛來年之荒尤可慮亟勸富民于多穀之所及時收買補塡以還舊規雖價高必早買不可遲迴觀望以致乃事然畜積之穀平糶一次必折穀一次此則又須懇惻勸富民節惜他費以補之蓋今日善後之宜即以備異日之荒也若夫饑饉之後必生疾疫則善藥餌以救之抑又不可緩者矣

作州縣者能如此庶不愧古之循良吏矣言皆切要不迂

廣仁莊條規

莊曰廣仁所以體

皇上仁民之心而建者也

皇上愛民如子常平社倉之設既

勅所在有司實力奉行而偶遇直省偏災輒

命發帑以資賑濟至於城邑之中例有養濟堂以收養鰥寡孤獨癈疾之人其所以軫念黎庶者既已極其至矣夫導遵

功令實心爲

皇上牧民者賢有司之事也然鄉黨之閒有好行其德之人孰任

卹之誼與仁讓之風以濟有司心力之所不及此正賢有司之所

願得於斯民用以報我

皇上者也斯莊之所爲建也

古者義倉之法始於隋長孫度支社倉之法精於宋朱子然義倉之法豐年則戶出餘粟斂藏一處凶歲則發而共食此其法宜於西北而不宜於東南何也粟久則腐朽堪虞惟西北風氣高爽無慮乎此若東南沮洳之鄉不二三年即腐其半矣故義倉宜於西北不宜於東南也社倉之法春借秋還推陳出新於東南宜矣然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何也穀價之貴賤不一

或春賤而秋貴亦時有之顧農民所有者穀耳穀借穀還雖貴倘不甚病若本無穀之人借賤穀而買貴穀以償其病甚矣故社倉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也明萬歷八年吾邑饑邑侯黃梅章公名宗理者勸民倣古義倉法戶出粟而以社倉法（如此方是實心爲民）發斂之民自尸其事而官不與焉其時都各建倉爲倉凡五十有四鄧潛谷先生爲之記而推論借貸之病欲司其事者寓寬郵之意於其間又欲倣古廣惠倉法推與無告者共也惜其時積穀無多而倉亦不久旋廢置耳

國朝乾隆八年吾邑大饑陳凝齋先生奉其父立軒公命買穀數

千石平糶里中自是家藏穀三千石視年歲之豐耗里穀之多寡時價之低昂條糶條止與時消息歲大饑則仍發而平糶里中陰受其福蓋三十餘年今諸嗣君以為積之一家不如公之里人爲可久也又念里中多無告之民雖豐歲不免饑寒宜設法稍有以周之而凡里有公事亦宜有所取資也又經理倉穀之人亦宜授之俸俾專責成也於是倡首更捐租數百畝以維此倉而吾里諸老成咸踴躍捐輸聚成其事遂建倉廒名曰廣仁蓋師濟谷先生之遺意而非凡社義倉比也

倉之儲積既有三千而秋冬收租歲時出納事緒更繁必推里中

公正而肯實力任事之人總理其事其出戸收租按甲輪僉遞管亦必公正而能任事之人至收租酬勞之費每實收穀一石內抽二升與之而穀必須顆粒交總理晒燥歸倉倘有受佃戸賄囑私減額租者查出倍罰以廣倉貯其晒穀入倉總理另僱小工總理每歲歸俸穀叁十石如有廉介不受者於冊內註明某人某年不受俸其穀即捐入倉以廣畜積

莊內積穀原以備里中平糶之用非可以社倉春借秋還之法行也然推陳出新必有其方大抵二三年必須一易假而積之既久年歲實係豐登里中之穀既有餘而鄰境穀價稍昂雖搬運里中

不受其病則於夏至前後量賣與販戶至一半而止其半仍備荒戶或至陡貴得以接濟不可盡賣出也然雖僅一半而秋收後即須買補填倉若歲小歉而中米價稍高即宜照時價賣米價一平而穀出稍多即止勿賣總之與時消息使米價不至太高貧民有所得食而已平糶之法非萬不得已不可漫行必市中米價騰踴日長每升至錢十五文以上勢猶不止然後按里中編戶實在貧窶須糴米者照依門牌填給米票每人每日給糴半升其價每升以錢十四文爲準不可太減太減則逐利者從而生心弊端益滋矣大抵平糶一石則折穀一加總理於秋收後即須將糶出之錢

買穀塡倉扣筭所折若干、即須設法或多方勸捐以足原額、或於本年收租谷內、有可省之費則省之歸倉、或有別項出息、可以塡倉總期無虧原額、庶可以長久弗替也、凡賣穀本年秋收後、即須買早穀按數塡補必使有餘萬無令其不足恐耶收又歉來年更須平糶也。

平糶一事最瑣而煩錢米出入固要公平然不可以其公平遂謂已盡心也時當荒歉日食維艱此累累而來糴者疏非我宗族鄉黨親戚鄉里司事者目覩其狀能無惻然動念乎今擬於倉之廳事東西設二櫃及米箕之屬凡男子壯丁從東給糴、婦人小兒從

西給糶以免混雜擁擠每將平糶總理先與合里紳耆商酌公請公正和平而肯實心辦事數人至莊同辦每日黎明即宜齊集其米先於隔宿預備凡糴者至隨到隨給不可遲延致令久候雖辦事甚勞尤當念糴者之苦須用好言溫慰不可淩厲輕忽於人其莊上食用之費除總理受俸不開銷外凡辦事者每人每日開銷錢六十文蓋同居斯土亦宜稍存分憂同患甘苦共之之意也有人心者其共念之

凡平糶每日出米若干得錢若干開銷若干逐日結賬即將所得之錢逐日寄當或穩實舖戶生息事竣經衆結總賬實得錢若干

生息若干、出新即須買穀填倉、不得延捱、其磨米人數多寡工價高下、臨時公同酌定、至磨出之糠、亦須變價歸欵、務用不得徇情與人、無故暴殄、

捐租穀百、其田上冊米、新立鍾廣仁戶、每年條銀漕米總理宜及時早完、無虧

國課、其諸色當用銀錢者、量賣所收租穀內糯穀或早穀應用、

吾里東西兩岸地方不過三五里、而居民稠密、主客戶約一千五百有奇、其中鰥寡孤獨癈疾無告之人幾百餘、焉顛連困苦啼饑號寒、有心人未有見見聞聞而不爲之悲哀者也、今擬歲終於收

租穀內、每人量給錢米稍周邺之、他年有好行其德之君子、益擴此田、則穀亦當隨增、其鰥者、獨者、必年六十以上、孤子則年十五歲以下、乃給、寡婦、癈疾、則無論其年齒、概給之、凡居斯土及游食之人、有身死而不能具棺者、給棺木錢二百文、葬埋之費二百文、責令鄉保監視深埋於義塚、無令野獸發掘、其錢均於租穀內支銷。

村居之民、多半以耕為業。而耕必藉力於牛。往時吾里有私宰之風。因之竊盜亦所時聞。而販客牛者日至。中多瘦牛。輾轉相染。歲多牛疫。農人受害實甚。且牛既多疫。又從而殺之。人且食之。其骨

角皮毛浸於溝渠疫氣薰蒸人觸之亦生疫疾甚而沿門闔戶互相傳染尤可痛也夫私宰本有官禁今吾鄉且自加禁焉向之屠牛者亦從而改業矣惟是鄉愚無知但顧目前不圖遠大或有倒斃之牛輒復私行剝割恐日久又起私宰之風今擬設一埋牛之塚凡有倒斃之牛勸令扛抬至塚深埋果係貧家量給牛價其小牛百斤內外者給錢八百文中牛二百斤內外者給錢一千六百文大牛三百斤內外者給錢二千四百文若水牛至四五百斤者給錢三千文既領此錢即責令自挖深坑固埋實築庶厲疫之氣不至薰蒸而人不受其害矣其牛價錢亦於租穀內支銷

凡田地之肥瘠視山原之美惡若其山多草木鬱積磅礴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不則春夏多驟雨砂石隨之而下田雖本肥受害既深亦從而瘠矣棲靈峯為吾里主山自西而北蜿蜒綿亘包固斯土往時前輩莫不加意栽種松苗時為培植然里中煙戶既衆戕害者多常見其濯濯焉自觀察恕堂陳公暨其弟繹堂比部采訪輿論歲時加禁且召募里中壯丁日司稽巡月給既稟而約堂選君為置租田二十餘畝俾自收其租穀之入然人既衆而穀入無幾又多耗費反啓爭端今仍以此田歸入廣仁莊內總理照為收租完糧其看山之人每年每人於歲終至莊領穀一石其不

實力巡山者勿給、

里中煙戶千有數百。官既給十家牌令互相稽察。生息日殷而往來遷徙者日衆。歲有更易。每歲首合里宜自造清冊送官換給門牌、其紙筆之費亦於租穀內支銷、

莊既積穀數千看守不可無人、而倉儲重地不可令閒雜人居住、今於垣牆外築更房一間、募人巡守每歲給穀二石酬之、

凡里內諸事皆鄉保之責、其清查煙戶及埋牛巡山尤宜盡其心焉、果能實力辦事、歲終莊上給穀二石犒之其或辦事不實且因而滋事者、合里稟官更易其人而罷其茲歲之給、

莊既告成。合里紳耆公議、祀潛谷凝齋二先生。業已立主、奉祀其中矣。每歲春月、將欲開倉碾米出糶、及歲終總會出入成數。總理卜期設祭、請合里紳耆會祭。祭畢飲餕、即以酬議應行之事、核算一切賬目。其祭品六葷六素、皆須鮮潔、香燭竟日、無或草率。每祭酌費用錢二千文、亦於租穀內支銷。

右所列規條大畧如此。其諸事臨時善爲調劑。要在總理悉心經畫。每歲終宜造清册二本、一註明本年收租穀若干、曬灱實數若干、各欵項支銷若干、各欵項用錢實穀若干、除外尚餘若干、歸入平糶倉內。一註明倉內額存穀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廒口實

存若干、某字倉內、貯某穀若干、一一洲、薷請合里紳士耆老查理、訖。即會同宣講。

聖諭用廣教化、如總理辦事不公不當、合里紳士耆老更公舉其人易之、

涂南池先生曰、條條周匝、心盡無遺、推此以居官、何官不治、

保甲事宜

友人有初仕爲邑令者與余商論保甲法爲擬此稿示之

保甲極爲良法然須行之簡易方足宜民昔王文成公當日十家牌紳衿士庶同編牌內以其時南贛甫定民多獷悍不得不藉士大夫之禮法以鎮撫化導之此正文成公經世深心厥後新吾吕公巡撫山右定爲鄉甲約保甲鄉約貫爲一條提別紳衿生監不入十家牌內最得以禮待士大夫之意然紳衿生監庶民之表率待之以禮竟遂不設門牌則庶民無所觀法法或格而不行且鄉約者必士大夫素知禮教乃能行之豈可責之蚩蚩小民又其

格式亦覺煩碎難遵。今參文成公新吾呂公二家遺意。定爲保甲十家牌法。以編齊民。其寄籍客戶。如販買販賣市肆舖家以及神廟庵堂寺觀之在其地者。附於甲後。至其地居民或有平日行止不端。各戶屏之不願與同甲者。另設奇零戶。亦附於甲後。仍責令甲長保正加嚴查察。如能改惡從善。需之三年。果棄故習。仍令收入甲內同編。又或縉紳家僕贖身另居、與夫軍流徒犯、育嬰堂養濟院之在其地者。亦爲奇零戶。附於甲後。其門牌亦用保甲一家牌懸掛。而旁注奇零附三字於首行第幾甲下。如此則十家牌內農工商賈皆爲安分良民。民皆樂從。而奸宄竊盜無所容其間矣

若夫仕宦縉紳與夫生監儒士別爲紳衿一家牌懸掛門前仕宦之家不填名但標其姓則云一戶鄉宦某姓年○十○歲見任某官至舉進貢生捐職未出仕或已仕而歸田者則云一戶鄉紳某姓年○十○歲某科何腳色或云捐何官職在家候選或云原任某官致仕歸籍至生監儒士則直填名姓以人數多不得不別白也儒士雖未列衿行然固俊秀之選也例不與齊民齒生員則有縣學府學廩增附武生之別皆須注明腳色則云一戶某學某生某姓名年○十○歲見在何處肄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監生儒士則云一戶監生某姓名儒士某姓名年○十○歲見在何處

肄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皆須一一注明紳宦父兄子弟若亦身列紳宦亦不填名但標其腳色職位如生監儒士則仍填名其母妻受　封者不斥其氏但標其外家姓如云某夫人某孺人之類紳衿家人婢僕皆須詳注慮其竊盜逃亡可據以緝獲又慮其在外別有事故干礙主人俾早為防閑也至屋宇莊田冊米無論紳衿齊民門牌上皆須確實詳注或有戶土牽連成訟但取門牌一覽瞭然矣紳衿齊民門牌既已填實懸掛自此可勸紳衿舉行鄉約以化導齊民俾有所觀法而為善如此則禮讓可興教化行而習俗美矣

編保甲之法凡城廂居民每十家爲一甲甲有甲長十甲爲一保保有保正甲長保正即於其中推擇一公正老實能辦事之人充之不必別僉一保約百家其間必有紳衿富室錯處勸令力能爲善者倡首捐錢公建一倉儲穀約以五百石爲率歲或小歉發而平糶以濟保內貧民鄉村市鎮之大者亦然或小鄉村不及百家者即三五十家亦可爲一保亦令稍有餘者於豐年量捐穀錢公建一倉以備救濟荒歉其穀或貯數十石百餘石不等約以二百石爲率若地貧苦瘠民皆窮困或有富室莊田在於其地即勸令富室倡首建倉而捐穀以實之且或廂市鎮居民利在平糶穀或

積久慮其陳腐間一二年於春夏之交照時價發糶以出陳易新出新後即行買補填倉若鄉村農家利在放借則所貯倉穀用社義倉法春借秋收豐年則放三存七小歉則放七存三大歉則盡行放出秋收大穰則收息二分稍薄則收息一分尤薄則全蠲其息止收穀本以備來春荒口又得放借但平糶放借皆須公正實心能辦事之人為之經理果能行此則地方貧富不相耀抑且相維相繫有親睦之風富者可長保其富而貧者亦免於饑寒凍餒矣

凡編保甲散給門牌必託地方鄉耆紳衿查察丁口田產屋宇方

得確、實遣吏書二人爲之書寫、一面即造草冊、始自城廂內外、繼及四鄉村莊、每保各爲一冊、鄉村倘無紳衿、即遣吏書同該地里老知事者、據實查辦、凡造冊、冊面行款、即照門牌一體詳註、每甲之前用空格一葉、照十家牌一體填寫、爲一甲總目、冊首又空一葉、綜其戶口田產屋宇冊米而條列總核之、更繪地圖於首、以憑稽查、凡一草冊成、即飭吏書呈驗、隨令其照式楷書一正冊、送存內署、其草冊存該房、凡涉戶婚田土訟端、一覽冊而知其大槩。此亦息訟之一端也。凡民戶遷徙、即令將門牌交與甲長保正呈銷、而新遷之處、必按其地甲長保正另頒門牌、毋日不覺其責文王、

凡民戶新遷一處、該處甲長保正、必向其舊居甲長保正及左右鄰、詳查果係良善之家、方許入甲、如或是寄籍寄零、亦仍編入寄籍寄零項下、又或行止稍有不端、自知不見容於舊甲而新遷者、查得確實有據、亦附於寄零項下、冊亦如之、凡編甲不必限定十家、總以屋宇相近而定、多或十一二家、少或七八家、亦可爲一甲、凡新遷彼此增損、不必遽行紛更、槩另編甲、但歲終會之、其地遷徙多者、當於改歲另編新甲、否則俟三年大比而編之、惟丁口田產屋宇有增損者、一家牌十家牌、歲一更換、從而改之、冊亦從而改之、

凡造冊紳衿另爲冊俾不與齊民齒但一戶某人是何職位之下必註明住居某保某甲內門牌亦然冊首亦綜其丁口田屋而總核之

凡居民遷徙其舊居屋宇典賣與何人新居典買租賃誰氏之屋兩地甲長保正皆須據實查明即於門牌上實填冊內亦照改正紳衿遷徙亦如之

凡散給門牌連綴兩幅一詳書丁口田屋一印定條約俾民戶照牌式造木板一片兩面裱糊以便懸保甲牌皆然冊上則照用丁口田屋一面

凡編造保甲冊、城廂內外及大小鄉村市鎮、每十甲爲一保、有餘者、三五甲亦可爲一保、或僅餘一甲二甲、即附前保內共爲一保、惟小鄉村雖僅一二甲、亦各自爲保、以保正甲長皆有稽察民戶之責、必地相近乃能稽察也。

凡編造紳衿冊、仕宦舉貢進士捐職文武生員監生儒士、各自分條另冊、或其父齊民學家、而子爲生監儒士、亦以其子爲主、編紳衿冊內、門牌亦然、所以禮重之也。禮之重則其所以自愛者當益周矣。其丁口田屋附保甲冊首總核、以其地相近也、

凡編造保甲冊、每冊首第一行、頂格書某縣某處第○保保甲冊、

以後皆低一格分條提清書寫、一書保內若干甲、居民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寄籍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奇寓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神廟庵堂寺觀幾所、僧尼道士徒眾共若干人、一書保內市肆舖屋幾所、一書保內民倉幾厫、公倉幾厫、可貯穀若干石、一書保內各姓祖祠幾所、書館園亭幾所、一書保內紳衿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大小屋宇共若干棟、紳衿士庶租田共若干畝、冊米共若干

石已上分條一一詳悉開寫無遺而一冊內大綱細目皆舉矣凡編造保甲冊首一冊又綜一邑之冊而總核之其格式即照每冊之首分條細列但保內若干甲一條增改爲邑內若干保若干甲其餘一一照式增加其數總核又繪一邑全圖於首其境內山川皆於圖中詳之或遇旱潦薦疫按圖稽籌如此則一邑夫家之多寡戶口之登耗室廬之修約田土之肥瘠與夫東西南北地形之廣狹風俗之美惡從而稽之瞭如指掌矣以此治一邑則政簡刑清宜可臥而理也

楊北溪曰擘畫詳明